

以幽默為糧說真實的話 黃大謙

謝宛蓁 報導

在這個網紅當道、YouTuber百家爭鳴的年代，有一個人，他不是實況主、不做開箱也不講影評，只是坐在鏡頭前，用嘲諷的語氣刺探這個社會。他曾經在影片中大聲說自己是bitch、諷刺賣弄學術名詞的知識份子，也抨擊過反同言論。總是坦率地說出自己的想法，他是擁有35萬訂閱卻年僅20歲的YouTuber——黃大謙。



黃大謙通常在另租的宿舍拍片，有簡單的燈光設備。（圖片來源／謝宛蓁攝）

別家小孩看電視 他看YouTube

黃大謙比螢幕上的樣子更加真實且隨興，一走進房間便將鑰匙一把丟在床上，舉手投足間都透露出他的率性。甫進入主題他就說：「好像是Smosh的影片吧！在討論YouTube可不可以賺錢這件事，我那時候就想說：喔我以後也要做這個。」

當其他人在看電視的時候，黃大謙看的卻是YouTube上眼花撩亂的影片，舉凡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Smosh、Shane Dawson跟Jenna Marbles，都是他的口袋名單。其中，Jenna Marbles在影片中口無遮攔的風格，更大大影響了黃大謙日後的影片創作。

鑒於這樣的環境，讓人不禁猜想背後是否有父母的特意支持？然而黃大謙卻說，家庭並不是讓他成為YouTuber的主因。「我的家庭反而讓我的個性變得比較內向一點。」他笑著說，因為媽媽會幫忙做很多事，自己就變得什麼都不會做。不過，他也覺得這是人之常情，父母總是希望把小孩保護好，給他們更好的環境。也因此相較於家庭，他覺得自己個性養成受學校影響較大。

讓人迷茫的未來 學生YouTuber的雙重人生

其實在高中之前，黃大謙完全不知道自己將來可以做什麼。「我以前還有想像我要成為化學家、總統之類的。」高中快畢業的時候，他覺得自己除了讀書以外好像沒有其他特長。當初只是因為一個「想拍電影、想創作」的唐突想法選擇了相關科系。不論是電影、設計、攝影、寫稿，只要跟創作有關的東西都想沾一些。於是志願單上，他只填了四間與傳播相關的科系，最終他錄取了政治大學傳播學院。

進了傳播學院，才發現跟自己想像中的不太一樣。在一集Q&A的影片中，他甚至自嘲第一次進教室上課後才趕緊創了YouTube頻道來自保，以免以後找不到工作。雖然在很多影片中揶揄就讀傳播學系的自己，也一針見血指出了傳播理論無法與時俱進的弊病。他還是認為理論是必須的，身為一個學生，更重要的是自己有沒有積極尋找可以利用的資源去學習。

身為在學學生，黃大謙不同於其他當紅的YouTuber可以跑滿滿的行程。在身分的轉換上，他直言時間管理真的沒有其他辦法，勢必得放棄某些東西。「我覺得大學就是三個東西，第一個就是課業，然後社交，可能還有外面的實習，那我就放棄社交。」被問及難道不會擔心周遭的人只是一種「獵奇」心態？他覺得，受人吸引一定是因為某些特質，例如長得好看、個性很好，YouTuber的身分也算是自己的一部份，不然長得醜又沒特色，要怎麼期待別人去跟你搭話？

用幽默感包裝真實的話

讓黃大謙聲勢高漲的創作，非「回覆酸民留言」系列莫屬。在影片中，他會針對一些負面的影片留言來做回覆，內容直白又犀利。其實在此之前，Jimmy Kimmel的脫口秀已有邀請名人來朗讀「Mean Tweets」的橋段，只是效果重在反應而不是回覆內容。「其實他們的工作就是不斷去探究倫理的界線，一直戳底線，看人們的接受範圍在哪。」他認為，脫口秀的內容是為了讓觀眾去反思，我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切是不是就是所謂的「正常」？

因此，對於影片可能遭受的反彈，他會想出各式的說法去回覆、去反駁。黃大謙曾經提過，自己並不會刪除留言。只是對那些明顯沒有理解影片反諷意味的留言，會讓他感覺到氣餒。

即使如此，黃大謙也從來沒有隱藏過自己的直言不諱。他說自己創立YouTube頻道、接業配都是因為能夠賺錢。「我一直覺得觀眾不笨，大家都知道你要幹嘛，只是沒人敢講，那這時候你把它戳破，其實滿有效果的。」他笑著說。黃大謙對於金錢的想法，其實也體現了如今「厭世代」的價值觀，是一種普遍消極的態度。但是不同於過去的厭世總是與自殺、死亡扯上關係，現在的厭世已有另一層意義。「我們的厭世其實是用詼諧的方式去講生活的現實面，在得到關注的同時，至少它還是有娛樂性的。」



招牌的彈指手勢與片尾結束語，是粉絲識別黃大謙的特色之一。（圖片來源／黃大謙YouTube頻道影片截圖）

另一個黃大謙面臨的課題，是外界對他性向的猜測。在不只一部影片中，黃大謙利用獨特的語調與手勢吸引目光，也讓他的性向成為大家好奇的話題。但實際上他也並非刻意要運用這個特色做為賣點，各個影片都有屬於自己的風格，依照主題呈現不同的語調，這樣才是正常的。例如在討論事情的影片中，他就會使用比較正經的語氣。

黃大謙認為，區分人的方式不只有一種，以過去高中時期的姐妹會為例，喜歡打籃球的成員也是會跟其他並非姐妹會同學玩在一起，並不一定是完全照性別氣質去切割群體。

找到自己的專屬定位 臺灣的Youtube

回到創作，黃大謙不斷強調當初會成為YouTuber純粹是因為興趣，完全沒想到可以成功做起來，當初還曾經想過要跑去當婚禮攝影師。「那個時候甚至六點起床，搭鐵路去平溪、菁桐之類的地方拍照，第一次好像有投入在某件事情上。」為了擺脫只會讀書的標籤，他努力地想在其他事物上鑽研，結果一腳踏進了YouTube界。

身處「數位移民」和「數位原住民」之間的尷尬世代，黃大謙認為YouTube是現今內容最多也最新的平台，社會應該更關注諸如此類的OTT產業（Over-the-top，以網際網路提供的內容和服務），像是Netflix，超越有線電視的範疇。實際上，台灣也才剛起步沒多久，YouTube很認真地在推創作者的聚會，讓大家可以彼此聯絡感情，形成目前活絡的生態圈，儼然另一種演藝界。但是黃大謙也說道：「YouTuber其實真的滿邊緣的，也不是一個大圈，有很多很多分類，只是臺灣比較小、比較集中。」

因為緊密的聯繫，很多YouTuber的頻道出現了大量合作影片，壓縮了自己原本的內容。對於這種現象，黃大謙認為如果只是做了一個很浮濫的企劃，那就沒有任何的意義。但若今天雙方都找到頻道的定位、融合彼此的主題，才是一個成功的合作影片，因為它能吸引到很多的目光。

「創作者必須要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我一直都很清楚觀眾不是喜歡我這個人，他們是喜歡我帶來的娛樂，所以有一天我沒有娛樂，他們就會離開我。」他建議創作者要找到自己的定位，如果還沒有找到，可以先看到什麼是熱門的就去做，創作者也應該先聚集自己的觀眾，再開始展現自己的拿手絕活，像街頭藝人一樣，一定是先吆喝大家過來然後才能開始表演。



黃大謙面對鏡頭毫不羞澀，也不忘在意燈光的好壞。（圖片來源／謝宛蔡攝）

也許是因為沒有看懂黃大謙想表達的事情，總有人說他的創作題材是在消費議題，只是譁眾取寵。未來他還想要嘗試拍攝短劇類的題材，也想拍攝黑色喜劇做為自己的畢業製作。將來的路還相當漫長，期待黃大謙持續用他的聲音，為自己也為世代發聲。



記者 謝宛綦



編輯 陳品文